

湖头条

## 信阳,这水边的城市

温青

信阳,是一座“泡”在水中的城市。这水,不独是那条穿城而过、有名有姓的浉河,更是那些星罗棋布的塘、堰、湖、库,是南湾湖那一望无际的碧波,是夏日午后骤雨初歇、瓦檐上滴答不止的雨线,是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,是空气里永远氤氲着的那股子潮润清甜的气息。这水汽滋养万物,也浸润着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心性,让一切都慢了下来,柔了下来。

我的居所离浉河不远,推开窗,便能望见那一脉蜿蜒的绿水。河岸坡地上,植物长得恣意盎然,不像公园里那般被修剪得规规矩矩。狗尾巴草毛茸茸的摇曳,牵牛花顺着灌木丛攀爬,开出紫色、蓝色的小喇叭,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,一丛一丛,绿得深沉。它们不说话,却用一种比语言更古老的方式,与这座城市、与河边行走的人交流。常常,我会在黄昏时分,沿着河岸散步。夕阳把河面染成暖金色,对岸的楼房轮廓渐渐模糊,融入暮色。这时,河边的那些草叶,在晚风里轻轻颤动,仿佛真的在用它们“一棵草的语言”,“一叶一芽地”向我诉说。它们说:你年少时在此丢失的梦,那些关于远方的憧憬,那些被日常琐碎磨平了棱角,其实并未真正消失……

这条河,确是如我在诗中所言,“带走它知晓的一切”。它带走了春天飘落的柳絮,带走了夏日孩童戏水时的欢笑,带走了秋夜坠入水底的月亮,也带走了无数寻常人家的悲欢离合。河水汤汤,这一切,它都看见过,也都默默地带走了,流向不可知的远方。

城中的生活,也因了这水,而有了独特的节奏。河边谭山包菜市场里,水灵灵的蔬菜总是最先卖完。卖菜的多是城郊的农人,天不亮就挑着担子进城,菜叶上还沾着田间的夜露和南湾湖的水汽。他们蹲在摊位后,沉默地抽着烟,眼神里有种与土地、与湖水打交道的农民特有的温厚与执拗。主妇们精挑细选,讨价还价的声音里,也带着水音般的软糯。信阳人爱吃,也会吃,这“吃”的文化,一半在茶座,一半在酒桌。但茶座上的悠闲,是水性的;酒桌上的热闹,是火性的。我偏爱那水性的部分。

信阳毛尖,是这座小城的灵魂。本地人喝茶,不讲究繁文缛节,一只透明的玻璃杯,一撮翠绿的茶叶,沸水冲下去,看茶叶在水中翻滚、舒展,如同一场小小的生命舞蹈,然后渐渐沉底,汤色变得清亮嫩绿。这便是“一杯就是一生了”。茶叶在杯中,从最初的浓烈、苦涩,到中间的甘醇、回甜,再到最后的清淡、无味,恰似人生的轨迹。“从浓到淡,一生的颜色,就那么多。”年轻时,总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,色彩浓烈得像梵高的向日葵;中年以后,渐渐明了,能把握的、能拥有的,其实也就那么多,如同这杯茶,能冲泡的次数有限;到了老年,或许便如茶味淡去,回归一种白水般的平静,但那份经历风雨后的通透与淡然,又是白水所没有的。

河边的茶座,多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。一壶茶,一碟瓜子,就能消磨一个下午。他们或下着象棋,楚河汉界,杀得难分难解;或是三五成群,聊着家长里短,国家大事。也有独坐一隅

的,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流淌的河水,眼神空茫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或许,他正回味着自己这“一杯”人生,那个中滋味,“就是你的全部”了。一生的悲欢,仿佛都浓缩在这小小的茶杯里。窗外是流淌不息的河水,窗内是静止的茶香与时光,这与静的对照,总让人生出许多感慨。“一生的水,就那么多”,这水,既是泡茶的水,也是生命的光阴。我们用它来冲泡什么,便得到什么味道。有人泡出了苦涩,有人泡出了甘甜,有人则泡出了一份波澜不惊的平和。

有时,我会看到一些垂钓者。他们不在乎能钓到多少鱼,更像是一种禅修。一竿,一凳,一整天。他们的背影与河水、夕阳融为一体,构成一幅极富禅意的画面。他们在等待什么呢?或许等待的不是鱼,而是内心的一份宁静。在这座水边小城,许多人都以各自的方式,寻找着与这片水土的对话。而我,通过文字,通过这漫无目的的行走与凝视,试图读懂这座城,也试图安放自己那颗时而躁动、时而忧伤的心。

城与水,人与茶,就这样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地相互依存,共同呼吸。河水带走了许多,也沉淀了许多。它让小城的时光变得黏稠而缓慢,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脸上总带着一种被水汽滋润过的、不慌不忙的神情。

信阳,这座我深爱着的水边小城,正站在传统与现代、宁静与喧嚣的交界线上。它的未来,会流向何方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此刻,我仍愿坐在河边,看水流逝,听草低语,将手中的这一杯茶,慢慢地,从浓喝到淡。

诗品时空

## 冬至抒怀

江声中

光州冬至日,晴霁似清秋。  
陌草凝残翠,汀梅润媚柔。  
围炉斟浊酒,剪烛话新筹。  
且待春风起,欢歌盛世讴。

## 野菊花

王定众

他人莫笑我蹉跎,黄花深崖也赋歌。  
处世无争心机少,言情有意感怀多。  
不羨豪门酒肉臭,只恋自家安乐窝。  
少得甘霖滋瘠土,香欺瘦柳笔吐墨。

## 初雪

杨世初

晨起披衣门户开,琼花漫舞落楼台。  
一时小院增情趣,带笑寒梅访友来。

## 淮河大道上的梅花

李浩

像一张张仰起的笑脸  
只要一驻足  
便能感受生命绽放的力量  
暗香是鼓励的词句  
让人忘记寒冷、喧嚣、匆匆  
眼中只有梅与雪  
那一刻,微笑从你的脸上飞起  
落在我的脸上

## 冬日下的小潢河

王济川

早晨路过小潢河边时,岸边的晨雾还未散尽,小潢河便醒了。它没有春汛时的奔腾,也没有夏夜里的喧闹,只透着冬日该有的清静。河面上浮着一层薄纱般的雾,把桥、柳都轻轻藏了起来。风掠过水面,携来一股清冽的冷意,沁得人鼻尖发麻。

河边的柳树,叶子早落尽了,光秃秃的枝条斜斜地垂着,像卸下了一身重担。风一吹,枝条便哗哗作响,倒像是在低声絮语。往年这个时候,总有人蹲在石阶上洗衣服,木槌敲在衣物上“邦邦”作响,混着河水流动的声音,是小潢河最寻常的调子。如今石阶拆了,那清脆的木槌声也随着消失了,留了些遗憾在风里。

冬日的太阳正中午最是暖人,雾散了,天空蓝得透亮,把河水也染成了青蓝色。河面上的薄冰融化了不少,碎成一块块,随着水流悠悠漂着,像谁撒了一把碎纸屑。岸边的芦苇,枯黄的秆子弯着腰,被太阳晒得暖暖的。几只麻雀落在苇秆上,蹦跳着啄食苇籽,时不时抖一下翅膀,把阳光抖得满河都是金闪闪的碎渣。

傍晚时分,天完全黑了下来,小潢河彻底静了。岸边的灯亮了,昏黄的光映在河面上,形成一串串晃动的光斑。风停了,未化的冰也安稳了,河水像睡着了一般,只有偶尔泛起的细浪,是它轻微的呼吸。这时的小潢河,没有春的绿、夏的闹、秋的愁,只有冬的静——一种沉淀了所有回忆的静。

每年这个时候,心烦气躁时,我总爱来它身旁。听着水流的轻响,望着岸边的枯荣,便能接住它递来的安稳与踏实。小潢河的冬天,不张扬,不热闹,却用独有的沉缓与温柔,接住每个人的心事,让人静下来,调整好心态,去迎接新的日子。它永远是我慰藉心灵的港湾。

烟火人间

## 家庭“煮”妇

何光静

也许是预制菜横行,也许是不喜欢太多调料,也许是怕不够干净卫生……总之,现在的我就喜欢自己在家做饭吃。

一般来说,早饭都比较简单。煮一锅白米粥或杂粮粥,临睡之前按“预约”模式,蒸点红薯、玉米、山药、芋头、包子、鸡蛋、各种花式面点等。时间充裕就摊个煎饼、烙个菜馍……偶尔冲个牛奶、米粉、藕粉、豆奶、芝麻糊……简简单单,又是一餐。

午饭都是根据实际吃饭人数而定。1到3人炒2个菜,3到6人炒3个菜,基本上3人多加一个菜,一个火锅够3人吃。实践证明,这样浪费不大。下班了,就走进厨房为自己做顿饭吧。择菜时,指尖触到黄瓜的脆、土豆的滑、青椒的硬、芹菜的韧、番茄的软、肉类的弹……耳畔是水流冲刷食物的声响,心头的郁结仿佛悄悄地被流水冲跑了。

切菜时,砧板和菜刀相交,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快速切硬菜时

“咔嚓咔嚓”声;慢切软菜时“扑哧”声;拍蒜或剁肉时“咚咚”声,组成悦耳的交响乐。仔细听一听,美妙的音符在厨房回荡,真好!开火,倒油,“刺啦”一声,切好的菜和锅撞个满怀。火候的大小,时间的长短,翻动的快慢,蒸、煮、煎、炒、炸、焖之间,一顿饭就做好了,味蕾得到满足,咽下去可口的食物,心情也跟着亮堂起来。不管生活怎么忙碌,有时间了,一定会自己做个饭,咋样都不能亏待自己的胃,对吧?好好吃饭是治愈一切的开始,懂得在烟火气照顾好自己的情绪,更懂得如何与生活温柔相处。我们不是没有烦心事,而是习惯用一口热饭、一道好菜,将生活里的喜怒哀乐,都酿成暖胃又暖心的滋味,慢慢品尝,从容面对。人生像一场奔赴远方的旅行,我们总在追逐功名利禄,却常忽略身边最温暖的烟火——一日三餐。其实,好的人生,就藏在对每一餐的认真里。

好好吃饭,是对生活的郑重相待。当我们坐下来,细嚼白米饭的清甜、家常菜的醇香,便是在与生活对话。每一口食物都带着大地的温度、家人的心意,认真咀嚼时,连酸甜苦辣都成了生活的注脚。反之,挑三拣四错过本味,狼吞虎咽失去安稳的人,像喝没加糖的咖啡,生活少了该有的甜。

这也是一种自我关爱的方式。在快节奏里,我们总忙于奔波,却忘了吃饭是停下来的契机。用心准备一顿饭,挑食材、看烟火,品尝时让味蕾欢愉、身体舒展,便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犒赏。它更是情感的纽带,餐桌上,和家人分享日常,一起聊聊最近的喜怒哀乐,家人们谁懂这份感受啊?

好的人生,从好好吃饭开始。只有认真对待一日三餐,才能不辜负一年四季里的所有的美好,幸福也能在舌尖与心间轻轻安放。